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十二日

第一一一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五月初七日芒種　廿三日夏至

閻日偽軍向我猛犯企圖搶麥
文汾我軍展開自衛戰
北賢我軍解決閻軍一百八十人，繳獲輕機槍十八挺及其他武器甚多。

（本報訊）閻日偽聯軍侵佔我清太徐平川後，近又從各處調兵南下增至清源、交城等地，據已知者忻縣閻軍十八師許鴻林部二〇二、二〇三團已南調陽曲，四十四師一部南調祁縣，太原偽九縱隊楊逆誠部千餘人南調清源，偽獨四四團四百餘人及日軍百餘南調交城。五日以後，集結各地之閻日偽聯軍即傾全力在中陽至汾陽、平遙至高白（清源縣屬）長二百餘里之綫上，向我發動大規模進攻，並有日軍士兵駕駛之坦克、裝甲車等配合。我軍奮起自衛，現激戰正在各地繼續猛烈展開。茲將連日各地戰況綜合報導如下：（一）六日，陽曲閻軍七十一師沈瑞部一一團及祁縣閻軍四十四師一部配合清源、交城之偽九縱隊、偽獨四四團及日軍一百餘，共四千餘人，並附有日人駕駛之坦克車三輛、裝甲車二輛，分四路向我文交平川進攻，先後侵佔我西社鎮、胡家堡、常豐、北社、閻家堡（均在交城東三十里左右）、王明寨（高白鎮南）等地，我軍在柳社村一帶痛擊進犯軍，戰鬥至爲激烈，當俘閻軍四十餘名，繳獲步槍三十餘枝。（二）同日，汾陽閻軍劉效增部二〇八團、二〇九團共一千六百餘人，強佔我曹家堡、米家莊、閻賢、望春等地，並砲轟我北鮑駐軍，我守軍在何家莊予進犯軍以痛擊，俘閻軍十餘名，繳獲步槍十餘枝。（三）同日，祁縣閻軍四十四師二團侵佔我賈周（祁縣、文水之間），文水閻軍十一師一團同時出犯，進至隋陽（城東南十五里），我南賢駐軍奮起自衛，當將北賢閻軍一百八十人全部解決，生俘營長以下一百餘人，繳獲輕機槍十八挺，重擲彈筒一個及其他武器甚多。（四）八日上午，文水閻軍一路七百餘攻佔我南莊、東城（文水東三十里），另一路攻佔我新溝、石候、信賢（交城城南）。（五）五日，中陽閻軍四十五師張居乾部一個團侵佔我龐家會、弓家溝（中陽城西南五里）、棗林（城西五里）、背備（城東五里）。此一時期，閻之主要進攻方向在文交地區，企圖強佔我開柵鎮，打通文水至太原之交通綫，控制整個文交平川，以便攫取晉中平川豐收之麥收。閻軍此種擴大內戰之行動，我方已數次致電太原執行小組，請求迅速採取有效辦法，迅予制止。閻軍如不遵守停戰協定及軍調部迭次命令，迅速撤出侵佔村鎮，繼續向我進攻，我方爲自衛計，勢必被迫堅決實行反擊，由此而引起之任何後果，應由閻方負其全部責任。

文交平川民兵、羣衆
掀起緊張護麥鬥爭
決心叫頑軍來得回不得！

（新華社汾陽九日電）堅決自衛，反擊閻頑向我產麥區大舉進攻，文交平川民兵自衛隊和億大人民正配合正規軍，掀起了緊張的護麥鬥爭，交城文水之間數十里的戰綫上，民兵一隊一隊的隨同主力兵團打擊進犯的閻頑軍，他們拿着在抗戰中從敵偽手中以及自衛戰爭中從進犯軍手中繳來的武器打擊搶麥的閻頑軍，從點綴到麥田，廣泛的警戒着，嚴防閻軍進擾。交城民兵以無比的信心說：「狗日的頑固閻軍，用上日本人開着坦克車，要向我們進攻，辦不到！包叫他來得回不得！」他們於六月二日殲滅偽軍郝省三部的鐵砲連戰鬥中，繳獲了一挺機槍、四支步槍，還有五個俘虜，更加提高了他們的戰鬥信心。文水各區均已成立「保衛生產指揮部」，實行聯防戒嚴，各村崗哨交通運輸已嚴密組織起來。清徐地區的群眾爲了打擊閻頑軍抓丁，組織了「保家隊」，「爲了保衛麥收，爲了護麥鬥爭的勝利」，已成爲當前全體群眾的行動口號。（宏森）

閻錫山非法劃晉中平川爲三個軍區

（本報訊）閻錫山爲了加強對我晉中平川之「蠶食」進攻，近將該區劃分了三個軍區，太原交城清源爲一個軍區，總指揮爲十九軍副軍長于鎮河，總指揮部設清源，直屬機砲營一、警衛營一；文水、汾陽、平遙爲一個軍區；榆次、徐溝、祁縣爲一個軍區。

我爲保衛人民利益
擊退寧武出犯閻軍

（本報訊）本月三日，寧武閻軍一百二十餘侵犯我南莊子（城東北十五里），對該村強行其「兵農合一」騷擾，我軍爲保衛人民利益，應當地群衆之請，進擊該頑，將其擊退，斃傷閻軍十六人，俘二人，繳步槍三支。

閻軍侵據中陽三交

（本報訊）本月二日，石樓閻軍四十五師一部千餘，附迫擊砲一門，侵佔我中陽縣之三交渡口，沿路對羣衆大肆搶掠勒索。同日，中陽閻軍一股亦出犯我解放區之金家莊、裴家峪一帶（城西）搶糧。

呂梁區首批復員完成
還鄉軍人表示要堅決保衛和平

（新華社汾陽電）呂梁區首批復員工作已於五月二十四日全部完成。很多復員戰士看到國民黨反動派積極向解放區進攻，就心和平民主事業，不願離開部隊。某團偵察員趙土剛說他十六歲入伍，是八路軍中長大的，現在反動派還向我們進攻，不到和平民主實現，不願意返鄉。復員軍人劉光起要求上級在返鄉介紹信中寫明：「如反動派要打內戰，允許我馬上回到部隊上參加戰鬥。」說明我軍多年優良教育的戰士們，具有堅決爲人民和平事業服務精神。同鄉人員處理委員會在安置復員軍人生產補助一項，即達三十五萬六千餘斤，其他本幣，補發被服用品等甚多。某部三百多復員軍人中，回家生產者佔百分之六十四，重新安家者佔百分之十六，送交其他各地處理者百分之二十，他們多能積極生產，推動農村工作。（谷豐）

（八分區訊）文交支隊部於五月十日舉行茶會歡送復員同志，由政委親自招待會餐，並攝影留念。他勉勵復員同志好好生產，做個公民模範，復員同志們因國民黨反動派正在向我進攻，表示不但要好好生產，還一定要盡力幫助軍隊，團結羣衆，堅決保衛和平。

（臨縣訊）五月二日，有一批復員軍人路過磧口，休息于開寨。婦幹張鳳儀、陳改銀領導五十餘婦女前往招待，送給好多飯菜、雞蛋和麵條，並把所有衣服被褥洗淨，計洗補衣服二百五十六身、被褥七床、縫單衣十一身、襪子十雙。復員同志極爲感激。（寶賢、治國）

四五兩月閻軍犯我益烈
我軍被迫自衛反擊中
斃傷俘進犯軍千餘

（本報訊）閻錫山軍諱言破壞和平，違反停戰命令，於四、五兩月份內，繼續向我晉綏解放區發動大規模之進攻與「蠶食」。據軍區司令部發表公報稱：（一）呂梁方面：四月初，閻軍四十五師趙恭部由晉南非法調至隰縣、永和、大寧一帶，配合當地閻日偽軍，對我九分區實行殘酷「掃蕩」，侵據我靈石之雙池、汾陽之王禹、永和之綫山等十二村鎮；四月下旬，復將主力轉向我該地腹地，侵陷我康城（隰縣屬）及勍香（汾西屬）兩鎮，另部則調至中陽、石樓地區向我進攻，強佔我石樓之龍隊、陳家峪、俞貸、珍珠塌及永和之岔溝、李白家峪等地，並對龍隊附圍我和平村莊施行「清剿」。汾平介孝地區，閻軍七十師劉效增部師直及二一九團共三千餘人，五月初由大同陸續經太原介休倫運至汾孝一帶，與原駐汾陽之該師二一八團會合，犯我汾孝公路兩側解放區及孝義之下堡與東大王，侵佔我喬家莊、見喜兩地。五月二十五日，由靈石北運平遙之閻軍七十三師二一九團及原駐該城之三十七師一部共千五百餘人，犯城四[illegible]，我被迫自衛，奮起[illegible]。[illegible]師沈瑞部及偽晉綏十縱隊千餘[illegible]北格鎮（太原縣屬），續向[illegible]侵佔我永康、西谷、南尹、孟[illegible]。[illegible]呂梁區之大小進攻達一百一十[illegible]：由偽軍改編之閻軍第三十[illegible]。駐朔縣之三十八師一部，五[illegible]、六十八師各一個團共一千[illegible]平之四十師一部五百餘配合[illegible]地；以上各路進犯閻日偽軍[illegible]十師一部六百餘進犯我上下鳳[illegible]附近我軍開始起來實行反擊[illegible]軍三十八師一部結合日軍數[illegible]偽軍使用兵力萬餘人，向我[illegible]。各地我軍恪遵停戰命令，[illegible]我軍被迫實行自衛反擊，共[illegible]門、小砲一門、輕重機槍四十八挺，長短槍三百三十餘枝，擲彈筒十一門。我軍在自衛戰鬥中傷亡被俘指戰員三百餘。

神池碾槽溝
軍民互助發展生產

（神池訊）我獨一團×連初去碾槽溝村，[illegible]人聯戰很多，住處困難，羣衆受教育和親身體驗軍民關係都少，加之少數同志不耐心，只喊怨羣衆，更在軍民關係上引起隔閡。連長當即號召大家親自動手，修建房子，幫助羣衆生產，發揚軍民一家人的思想。在這號召下，全連戰士自覺的在開荒以外，多方面的幫助羣衆，在二十天中，全連共修起房子十間，幫助開荒二千五百[illegible]，指出莜麥三大石，山藥蛋二百斤，[illegible]二十斤，担水一百五十担，其他切草、挑柴、碾米等零活，都自動的幫了不少。對貧苦羣衆幫助尤多，連部專門幫助史七斤，[illegible]今年生產困難，連部就借給他一大石莜麥子，[illegible]，解決了他開荒困難。史七斤感激的說：「我三輩受窮，如今有我翻了身，我真不知怎樣感謝你們。」[illegible]

臨縣康家塔村 變工三年大家發了財

四百來垧租種地變成自種地，每年百來石租子全爲自己所有。

（本報訊）在臨縣的寨耕生產總結會上，六區的幹部介紹了康家塔村的變工情況。該村是一個小山溝六十八戶的村莊，自四四年以來，已經組起了三年的全村大變工，羣衆都翻了身、發了財，作到了豐衣足食。在全村八百來垧耕地中，其中四百來垧租種地今已變爲自種地，過去每年一百來石租子的負担，現在全部爲自己所有了。記者爲此特進行了數日專訪，在和變工組打壩鋤地中，感到康家塔變工生產所以搞得好，有下列經驗值得學習：

幹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有領導又有民主

所有的自然村幹部和行政村幹部中隊長、書記都參加了生產並領導這個村的生產，幹部一點生產時間也誤不下，如夏田種完秋田尚未開始種的時候下了雨，勞動力空下來，幹部即抓緊這個時間，領導羣衆開圪塄圪凹的小塊荒地，因大塊荒已開完，這樣共開過五十來畝。在種完秋地勞動力又空下來的時候，幹部即號召到對九溝去打壩，五天當中，全村勞動力一齊出動打，四道壩，能增加平地五十來畝，羣衆都很高興。全村公認的領導羣衆生產最出力的中隊長王士俊同志病下了，羣衆都關心着他，給他請醫生，在記者和分隊長趙德經同志，一同去探病的時候，中隊長病還沒有好，他在呻吟中，還諄諄的告訴趙分隊長：「打上四道壩不要再打了，不要誤下了鋤地」。每一件事，幹部們都考慮到羣衆的需要，通過羣衆來作，在執行當中，幹部亦帶頭在先。在領導羣衆生產上，自然村的主任代表、農會秘書、青年主席與民兵分隊長之間，也看不出有什麼責任輕重之分，一致爲了將羣衆的生產領導好。他們中有很多是未參加生產委員會的，但都積極的提供意見，在生產委員會的委員中，有的是生產技術好而領導能力差的，幹部則積極的給以幫助。

根據羣衆的意見和需要 該分散即分散該集中即集中

有些地方，羣衆感到參加了變工不自由，因而不願參加，村，在康家塔的變工組中，沒有人有這樣的感覺，當需要全村一起變的時候即在一起變，如在打壩的時候，是全村人一起出動的；需要分開各組來生產的時候，即由各組來分開生產，如在寨耕和夏鋤的時候。另外則誰家有要緊的零碎營生，不需要變工組來作而由自家來處理的時候，和變工組長講一聲即可以不去，如在打壩的時候，高金萬要用半天的時間，自己種上半畝山藥，組長即答應了他，到下午他即自動去打壩了。但如果不是特別必要時，即不應無故的誤工，樊長興在打壩的時候，他要求去砍柴，羣衆即講：「這不能答允他，打柴是順便即能作的營生，不能誤工。」幹部即未允許。有時根據羣衆的意見，一個早晨或一個下午，決定不上地，在家頁作零碎營生。幹部和生產委員會根據羣衆的意見和需要，該分散即分散，該集中即集中。由於康家塔地都是三畝五畝的小塊地，生產委員會決定在夏鋤的時候，需要一組分二組時亦可分開二組。

通過群衆 進行獎勵與批評

由於執行了獎勵與批評，維護了變工組的紀律，鼓勵了變工組員的情緒。在集體打壩的時候，十六歲的王狗子勞動的好，大家都能看得見的，經幹部提出，羣衆同意增加一分工，杜秋保、樊後卿二人在勞動當中東張西望的，不出力，羣衆的眼睛也都看見了，沒有減他們的分數，只是當衆給予了批評，到第二天勞動便積極起來，並自言自語的說：「咱勞動的好了，誰還敢批評咱哩！」李元興在去年有一次向三交送糧，頂參加變工組的工，他一個人去過八回，本來是頂八個工的，但由於他的責任心強，很積極，經羣衆決定給算了十個工。在各種工作上都通過羣衆，執行了獎勵和批評的辦法，使變工組經常是鞏固的，這也是羣衆的要求，有很多是幹部還未發現時，羣衆即自動的提出來了。

發揚了互助精神

變工組誰有什麼困難，都能互相幫助解決。中隊長病了，他們怕誤下中隊長的莊稼，在打壩最後的一天，羣衆要求抽出六個人來給中隊長家鋤麥地，一個下午即鋤過十畝多，搶時候的將三畝豆子也鋤了。去年春耕的時候，趙雲亭的窰塌了，沒有住處，全村的人給他幫助二百來個工，除每天下午吃一頓飯外，別無任何的報酬，這樣趙雲亭更感到參加變工組的好處，非常積極，今年當選爲變工小組長。其他如誰家中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只要和變工組中講一聲，即沒有不幫助解決的。但計工制度是很嚴格，每天都要記工。由於康家塔的變工組具備了以上條件，全村五十四個全勞動力和二十幾個半勞動力都參加了變工，由春季轉入夏季，由夏季轉入秋季，冬季有必要時亦變工。現在寨耕結束，耕牛閑下來，全村十來個兒童，除讀書外，抽空給牲口割青草，去年在十多條耕牛中還有六條崩牛，今年即根據牛主的同意，全數轉爲夥喂牛了，他們並決定將今後的剩餘勞動力，全部用到精耕細作上去。（文）

寧武提倡村村防禦 消滅山猪保衛莊稼

（寧武訊）山猪蹧蹋莊稼，爲害很大，去年全縣曾進行過總力圍剿，但因組織配備差，收效不大，今年改用「村村防禦，積少成多」的辦法，成績較大。寧二區達毛莊村，由羣衆選出三個好槍手，專門負責打山猪，打一天頂一個抗勤，火藥自備，打住山猪歸槍手所有，半月來已打住三個，其中一個母山猪，剩出十四個小猪；各村還普遍挖設陷坑，馬崙村在山猪常出沒的山藥、大豆地畔和路口，挖成深兩丈，口大底小的陷坑，蓋上放置山藥等食物，從去冬到今春，用陷獲二十四隻山猪，達子營村，並在坑底栽上殺猪刀，也陷殺兩隻。此外，還組織輪流看莊稼，逐溝編成小組，每夜二人輪流看守，在消滅山猪中，存有兩個問題：一是火槍尚未分發妥當；一是有個別村莊，依靠外村，致使不能圓滿做到「山猪出現在那裏，把牠消滅在那裏」。最近區武委會中隊長聯席會議，重新佈置，提倡從毛莊村打山猪的辦法，大力消滅山猪，保衛莊稼。（黨明、吳永辟、周子廉）

（臨縣訊）三區涉坡底村靠近林木大山，莊稼常被山猪吃了，去年部隊下的穀子被山猪吃的損失了三十石，老百姓所受到的損失更無法統計，今年剛把豌豆、山藥種下，晚上就被山猪掘起吃了，害的老百姓不能安然種地，村公所便召集大家開了個會，討論了打山猪的辦法，選出一人專門領導這一工作，還有十二人參加，請了兩個槍手，自四月二十八號起，在十二天內已消滅了大小山猪二十一個，打傷三個，捉了三十四個猪娃子。（秦近祿）

除害蟲保莊稼

汾陽冀村鎮捉地蠶 陽曲官掌村捕地鼠

（新華社汾陽七日電）汾陽冀村一帶於五月中旬即發現大批「地蠶」，損害新提苗之秋禾，該虫俗名「蚄動」，晝伏夜出，兩天內即把馬光福的棉苗，王金維、曹官富等的玉茭、水蘿蔔、南瓜大部咬傷，如不積極捕捉，蔓延起來爲害極大，鎮公所與農會已發動該村學生捕捉，三天內捕捉一百零七斤，計七萬多個，可避免五十畝田禾莖葉之損失。按「地蠶」又叫黑烤虫，因今年雨水充足，平介各地都已發生，各村幹部應及時動員兒童婦女，澈底消滅。（魯山）

（陽曲訊）五區官掌村羣衆井毛圖，在寨耕期間積極捕除吃禾的地鼠，已捕捉四十多個。並影響了部份羣衆開始捕捉。據估計一隻地鼠一年最低損害田禾七升，對農業爲害甚大。他捕的辦法是：用木棍上支一塊石板，下撒麻子等食品，誘地鼠去食時以繩拉木棍壓住。（陳國江）

臨六區鞏固變工辦法 剩餘勞力用於精作

（臨縣訊）六區最近總結春季生產工作，討論到如何鞏固現有變工組的問題。根據各地的經驗，變工剩餘勞動力的適當處理，對鞏固變工組起很大作用。例如棗峪塔呂遜美的變工組，開始變得很好，後來剩餘勞動力沒有得到解決，這個變工組快要垮台了；又如雙塔村寨耕前組織了六個變工組，突擊種完棉花後，組織了扎工隊給人家扎工鋤地，賺回錢來按工分紅，變工組不但很鞏固，在他們影響下，全村在夏鋤變工中已擴大爲十三個組。根據六區的具體情況，夏季變工剩餘勞動力應放在精耕細作上。雙塔村爲了有計劃的領導精耕細作，已組織全村的生產能手，編成老農研究小組，按季節指導本村的精耕細作，這種辦法很好，全區各村都值得普遍採用。（任澤）

天旱缺雨及時鋤棉

分局機關推動了駐地羣衆

（本報訊）近來天旱缺雨，分局機關生產委員會發動鋤棉，各生產小組一般的已鋤過兩遍，有的已鋤過三遍，棉苗長的非常茁壯，鋤時並把棉苗根部的土按結實，風不能把棉根吹動，就可防旱。機關駐地有的羣衆還沒有鋤頭遍，地裏草長的很旺，在他們的推動下，也極積抓緊鋤棉，以防天旱。（張林遠）

行署通令各地 染房用土靛免營業稅

（本報訊）我邊區土靛在戰前，素爲羣衆所習用，抗戰以來屢爲敵人破壞，致使種植者日減。去年政府號召種藍，產量尚屬不少，但銷路不暢，加以有些染房舊用洋靛，故使土靛貨棄於地，種藍羣衆損失頗大，爲獎勵使用土靛起見，邊區行政公署特決定凡染房使用土靛所得盈利部份，免征營業稅，並爲此通令各級稅務局卡，貿易局切實執行並佈告全體軍民知照。

實行變工紡織 一疋布省四個工

（離石訊）二區羅家坡有兩個婦女和男人關係不好，每天淘氣，不作營生，要求參加劇團或變工組想鬧離婚。婦女幹事李炳花趁此教育，「總要和男人關係搞好，才叫參加」，注意對她們教育幫助，以後這兩個婦女和家裏關係搞好，變工紡織也積極了。高桂花去冬全家害病，春天沒吃的，訂下的標準布也完不成任務，李炳花在變工組內發動大家幫助了二升小米四升黑豆，並四個人變工兩天給她織成一疋標準布，別人都按生產數量折工，只要她按着生產時間還工就行了（因別人比她織布快得多）。在這樣幫助下，高桂花換回二斗八升米，使生活有保障，變工紡織的情緒更高了。村裏羣衆都稱讚她們和家庭關係好，幫助人好，生產好；變工組很快擴大到九個人。兩個月，織了三十疋布，賺了三石四斗三升米，每疋布用工十八個，比不變省四個工，總共節省一百二十個工，多織了六疋布，成爲全區最好的變工組。（劉紹斌）

東口子婦女辦合作社 擴大紡織變工

（嵐縣訊）五區界河口所屬的東口子自然村，由於紡織得利甚大和行政村合作社換綫收布各種幫助，婦女們最近又創辦了變工紡織合作社，來提高從前的變工紡織。她們自己討論集中了十五股三十斤棉花，按三架織布機成立三個織布組，三個紡紗組，又把技術好的單另成立一個精紡組，以便提高質量。合作社用二八分紅辦法，二成作入股資本的獎勵分紅，八成歸紡織婦女，按紡織多少質量好壞，評等分紅。現在只在開始，還得從中吸取經驗來領導。（秀）

穆村合作社加強運輸 克服棉貴布賤困難

（離石訊）二區新解放區穆村，村幹部韓滿大等用自己的木料和一部份工錢，幫助貧苦婦女，共發展下十六架紡車，兩架土機。但因去年棉花歉收，棉貴布賤，一個布綫本即要一萬四千三百元，市價才賣九千或一萬，布在當地這樣出賣，平均每個布至少得賠本三千元，對婦紡影響很大。合作社決心克服困難，加強運輸，把布收回來馱到嵐縣，換回役麵小米，這樣就能賺錢了，積極幫助婦女紡織，兩個月內貸出棉花三百六十斤，小米十三石九斗三升；按標準布價格發工資，婦女紡織情緒更加提高，五百多戶的村子，現在已有二百多婦女向合作社領花。如賈改領導的一個紡織變工組，三個人在兩個月內織了十四疋布，賺了一石九斗六升小米。在合作社和模範紡婦推動下該村兩家富戶的婦女和三十個女二流子都參加了紡織。

保德縣議員閻雙駝 熱心家庭紡織

（保德訊）縣議員兼東關市副市長閻雙駝先生，熱心推行家庭紡織，首先從自己家庭貫澈了自種自紡自織自用的方針。自政府提出開展紡織運動後，他就動員家裏女人鬧紡織，買了棉花和製辦了工具，把生產逐漸轉到紡織上來。最初受到女人們的抗拒，不願鬧紡織，他就耐心的進行了算賬教育，提出全家穿衣必須自給，全家六個婆姨並具體分了工，三個紡綫，二個織布，一個打雜做飯，男人們種四垧棉花，產花一百二十斤，從此打下了家庭紡織的基礎，現三個紡婦每天能紡一斤綫，二架土機每天可下一個三丈布。全年計劃織六十疋標準布，每疋平均賣一萬元，可收入六十萬元，除解決全家穿衣外，還能剩餘很多。現準備增加一架快機。閻雙駝的家庭紡織，影響了東關婦女，附近兩個村婦女都搬了機子，到他家裏來學，她們都耐心的教授，閻雙駝還經常到其他婦女家中檢查紡織，統計織布數字，今年以來已織了二百二十四疋三丈布。（王洪）

國民黨當局 催徵軍糧供應內戰 加重飢荒逼死人命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據滬地報紙消息：國民黨當局為供應內戰，向各地催徵軍糧急如星火，致加重飢荒，逼死人命。贛省因催徵無糧，糧部電責江西糧食處長程懋型以誤國之罪，程乃親赴各縣督徵，但以江西八十三縣中七十二縣受敵蹂躪，贛西一帶又遭旱災疫癘，人民飢饉待斃，何來餘糧？程被迫於五月十日在贛江之畔白鷺洲投水自殺。程氏死後，贛省勉強湊出九十萬石，差額一百五十萬石，蔣介石仍迭電催徵，嚴主席則謂不能因程自殺而即停糧政。其後，又有屯溪陽湖鄉農民陳繼聲因無穀繳納出逃，鄉公所派兵其家坐催，陳妻被迫於五月十三日吞鹽酸自殺，子陳國斌被拘押四晝夜，體弱成病，釋出後即死。但程懋型對惡政之死諫並不能促使國民黨當局悔悟，橫徵暴斂如敵，魚米之鄉青浦農村已呈塌爛，目前全縣軍糧派額四萬石，人民罄口糧湊繳七成，然欠額猶限五月二十六日前繳清，否則將各戶存糧發收，並拘案法辦。無錫奉命採購七萬八千四百石，已繳六萬四千石，欠額未清之際，省方又令續購五千石。蕪湖在軍糧額留下，鄉民多以草根樹皮為食，然糧食處安徽儲運處又派購一萬石。其他各地莫不如此。上海經濟周報指出：「徵購軍糧和造成投機操縱，為促使災荒飢荒深刻化的重要原因」，「假使政府施政無所改變，只有再惡化下去。」

要防止災荒 必須結束一黨專政

重慶「民主報」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五月六日渝「民主報」以「誰造成今日的普遍災荒」為題，發表社論，指出內戰和災荒二者如有其一，戰後的經濟勢必崩潰更快。該文除分析一般災荒原因外，指出今天的一切災荒是實在的「官災」，此等「官災」係貪污、舞弊、糾削、掛搜所造成。該社論發問道：「國民黨收復區」「如可儲存大量物資和增加各種生產像解放區一樣，何至演成這樣嚴重呢」？該報的結論說：「目前必須結束黨治，實現民主，才能肅清官災，才可以防止一切災荒」。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江西糧食處長程懋型之自殺，引起各地人士公憤。滬文匯報五月廿七日通訊：「程氏是死了，讀者各界人民希望程氏之死能給勇於內戰者作為「死諫」，告訴他們中國人民是再也經不起內戰了。在程氏自殺之前，不知有多少農民因出不起「軍糧」而被迫自殺，程氏之死，更說明江西是實實在在沒有軍糧了。」廿九日，該報有讀者夏行方投函捐贈十萬元撫卹程氏遺族，函中有謂：「不謂如此好官，不在抗戰中效忠殉節，而竟為勝利後之惡政作屍諫，言之曷勝浩嘆！」文匯編者特加附註，號召讀者踴躍輸將，完成義舉。並謂：今日部份反動政治家之滅絕人性毫無血氣，言之只有痛心，只要想想中國經過八年戰爭，人民受盡流離顛沛，國家元氣衰失殆盡之際，能不卻一切毀於內戰，不就知道其心地如何的可怕了」，程氏之死，「說明我們的政治已經到了如何地步。」

×　×

×　×

上海警察非法行動 封閉中共英文新華週刊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合衆社六日滬訊：警察封禁了周恩來新聞秘書龔澎所發行之中共英文新華週刊。又美聯社滬六日訊：中共領袖周恩來之秘書龔澎小姐稱：中國警察封閉了她的新華週刊，該刊只出版三期，為中共在上海之唯一刊物。她說這種行動是非法的，並謂此事表示政府已取消了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

民主聯軍自動撤退時 長春等地羣衆依依不捨

（新華社松花江前線四日電）（遲到）本社記者隨沂報導：上月下旬，記者隨民主聯軍撤出四平街和長春，沿途目睹民主聯軍將士及徒手隨行的東北和平人民。當我與他們交談時，莫不對國民黨內好戰份子的不顧東北人民死活，繼續向為和平而退讓的民主聯軍進逼表示萬分憤慨。此次從四平街長春撤退出時，中共中央東北局民主聯軍總司令部曾經過十分艱苦的說服動員。最初保衛四平街的保安一團四個連與守衛三道林子的機師一部堅決不下火線，有些戰士躺在戰壕裏，激昂地說：「我們願以自己的血肉擋住國民黨軍的進路，我們不忍讓由我們解放了的東北同胞再遭受國民黨內法西斯份子的蹂躪。」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一帶的老百姓更是依依不捨，他們親切地向民主聯軍指戰員說：『同你們一起戰了一個多月，深信你們是一定再回來的。』長春的老百姓當民主聯軍撤退時表現了稀有的沉默，東大橋的一個老人向記者說：「唉！我們又要受苦了！」但是民主聯軍將士終於接受了林彪總司令的「以和平為重，以長春八十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為重」的指示，流著熱淚告別了曾經他們自己從偽匪手中解放出來的土地，如果不是民主聯軍自動撤退，國民黨要進入這些地區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價。現在民主聯軍已全部撤到預定地點。幾天以前，記者在前線戰地見到林彪將軍，他是那樣的安詳和鎮定，常常乘他部下繳獲的吉普車視察陣地，和戰士們親切的談話。當記者告訴他中央社廣播說他已受傷後哈爾濱休養的消息時，他只一笑置之。他認為國民黨軍在這場與全東北人民為敵的發狂的進攻中，早已種下了失敗的種子，國民黨已遭受了三萬左右傷亡，一個師的反內戰起義，海城營口等地被民主聯軍收復，更表示民主聯軍的英勇奮戰。民主聯軍全體將士一致堅信：如果國民黨進犯者再得寸進尺，一定會遭遇粉碎的打擊。

美報抨擊國民黨好戰份子「堅持內戰不願和平」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美國反動派助長國民黨當局擴大中國內戰，已引起美國內若干報紙的焦慮，咸望立即停戰，實現和平。據美新聞處紐約四日電：紐約先驅論壇報二日著評論請中國領袖努力爭取和平，並稱：「不論在任何一方面在目前雖佔優勢，若中國人自相殘殺之情形繼續不已，則任何據點均為惡劣之據點；但如能獲致和平，則任何據點均為良好之據點。」紐約郵報特派員馬丁五月三十一日自北平去電說，抨擊國民黨好戰份子不顧和平稱：『國民黨之頑固份子認為滿洲問題不應加以討論，國民黨員之聲明中現已具有一種新音調，此乃偏於傾軋之語調，「偽政權」及「非法軍事形勢」等字句，已被用作加置於滿洲方面共產黨之工具。就表面觀之，國民黨似欲利用其軍事之收獲，作為武力擴展其在滿洲權力之跳板，而不願對一種經濟的解決辦法進行談判』。

陝甘寧邊區 三十五萬餘畝棉田適時下種

冀南夏麥豐收每畝最高達五百斤

綜合報導：陝甘寧邊區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五畝棉田已適時下種，為邊區一百五十萬人的自紡自織穿衣自給打下了基礎。今春所以能完成這樣巨大的植棉任務（較去年增加一倍），主要原因是因為各級幹部在植棉中改進了領導作風，他們深入農村，用算賬方式說服羣衆植棉，具體解決土地籽種等困難，幫自學習技術，並能掌握農時，及時組織下種。此外，又用各種具體事實典型示範，組織棉農座談務實方法，通過勞英等向羣衆宣傳，並進而組織與幫助羣衆下種。但要達到每畝棉田平均產十斤棉花，尚待全區人民與各級幹部繼續努力，幹部實地學習和傳授技術，不違農時的領導羣衆鋤草、打卡、防蟲。

冀南夏麥豐收。一、二兩分區十六個縣，共種麥三百〇七萬五千四百畝，可產麥四萬二千餘萬斤。三分區因遭水災，每畝只能收百斤。四分區產量則較去年增加一倍，最高者可達每畝產五百斤。現全區軍民正突擊收割，部隊機關全體幫助收打，邊沿區羣衆在武裝保衛下，正突擊進行收穫。

岳北在今年生產運動中 克服困難促進生產 突破一點推動全面

據新華社陽城八日電：今年岳北區的生產運動，遭受着勞力畜力缺乏困難，加以疾病流行，使人力更感缺乏，同時由於時務的迷說，部份羣衆[illegible]敢大膽發展自己，以貧為榮，這一切，嚴重地障礙着生產運動的開展。為克服這些障礙，領導機關實行了下列幾種辦法：一、組織互助生產，大量動員半勞動力參加生產，具體確定了各村組織互助的要求；又普遍舉辦騾馬大會，調劑畜力。二、開展防疫運動，各縣組織了醫療突擊隊，登門為羣衆治病。三、廣泛深入政策教育，澄清思想上的混亂。先從幹部中以典型材料進行教育，再及羣衆，使各階層都懂得民主政府鼓勵勞動發家的政策，積極起來生產。在生產運動中怎樣運用突破一點推動全面，是領導上當前一個重要的環節，岳北是以下面一些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專、縣各級組織生產委員會，以政府為主，吸收合銷公司、銀行、聯委會、勞英參加，把行政組織經濟各種力量統一組織使用，以澈底貫澈方針計劃之實現。專區、各級均確定基點，重心配備，取得經驗，推動全面。最好以各地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選擇基點，以取得解決這一問題的經驗。二、用組織力量保證這一方法澈底貫澈，總結出專門幹部分發各縣參加勞英座談會，了解問題，總結典型，幫助製訂方針計劃；抽出專門幹部有重點的深入各地總結經驗，推動工作；村級也做到幹部參加互助組，分戶分戶領導，作到每個幹部崗位明確，任務具體，每個幹部並且都要做到：工作好上級滿意，作風好羣衆滿意，生產好家庭滿意。

興縣第一完小怎樣走上正規

黃文若

（一）

去年從夏到冬，我們一完小缺點很多，特別是夏季，學校過多的參加了社會活動，常常跳秧歌、排劇，學生變成了演員和觀衆，教員成了導演與樂師，全校教學陷於停頓狀態。學生學不到東西，引起學生家長對學校不滿，他們說：『學校變成個跳打的地方，上了學認不下字。』有許多不愛熱鬧的兒童也就躲在家中，有一兩個月都不來。

一完小學生的成份，大都是城鎮市民和商人的子弟，許多都沒有很好的家庭教育，而且習染了很多壞習慣，例如調皮、罵人、抽紙煙，有的住校學生早上不起床，教員去催他，他還不起來。不敬重師長，有時還和教員、校長爭吵。學生間常常打架吵嘴，教員上課往往給學生解決糾紛佔去了一大半時間。當時學校領導上對於這種情況，認為：學校裏有了幾百個學生，就免不了要亂；調皮的學生是聰明的兒童。另一方面又不肯接受教員的意見，這樣就助長了兒童的調皮和學校的缺點。

（二）

今年開學時，修理校舍，教員帶着一些年大的積極學生幫助做一些雜務，如揹門窗、抬土、和泥、做飯。大部分學生卻躲在家裏，或在街上遊蕩。有的年歲大點的學生到學校裏來打撲克，教員叫他幫助擔一擔水，他不肯，而且還說調皮話。四四兒童節紀念會，台上有首長在講話，一完小的玩皮學生在下面打撲克，出指頭戳眼睛。教員們都覺得：不能讓這壞校風發展下去了，在正式上課以後，我們便把第一個禮拜規定為整頓校風週，提出『活潑嚴肅，整齊清潔，誠實勤勞，團結互助，緊張學習，謙虛友愛』這六句話作為校風，根據這幾句話，我們編了一個校歌，訂定了幾條校規。為了把這條文變成實際的東西，就召開了一次全校師生大會，在會上，教員向學生們解釋了校風和校規，然後再在班上研究討論，使兒童們認識了過去那些壞習慣、壞作風都是不對的，今後要怎樣改過，校風就漸漸轉變好了。為了幫助一些調皮的兒童學好，開展兒童間的自我批評，召開了全校學生大會，兩個典型的調皮學生，在大會上，接受了大家的批評和幫助，訂出了今後學習和生活的計劃。教員對他們兩個也加緊個別教育，現在這兩個小同學都改變好了。我們還把這工作推廣到各個班裏去，實行同學間的相互批評，又把四四兒童節所選出的模範兒童編成國語課，引導學生向模範兒童看齊。

（三）

我們為了保證學生能按步就班的學習，一個班級裏的程度相差不至過於懸殊，決定重新編班，以成績為標準，應升的就升，應降的就降，編過後程度就齊了一些。教員們也悉心準備功課，努力教學，過去有的常常到鐘點太長，老等下課鈴，現在是準時上課，下課鈴響不肯停止沒有完的課目。課後，常往自習室去輔導兒童學習。批改學生的日記和抄本，常至夜半才睡。

學校的教學上了軌道，學生家長們反映說：『今年這個學校辦的好了。』學生也漸漸增多起來，開學時只有二百三十個學生，現在已增至三百七十個了。第八班由四十個增加到九十個，校舍不夠用，後來去的就沒有再收。學生不能入校的就哭了，家長們就東奔西跑託人說情。校舍問題確是應該解決的一個具體問題。

認真教學，兒童的學業有了進步，家長們說：『學校正規化了』，『娃娃有了進步了』。學生們也有這樣感覺，『今年學了一個月，比過去學半年的東西還要多。』有的說：『去年一學期一個抄本還用不完，今年一個月就用了三個抄本，還不夠用哩。』這次月考，我們對於學生的學業作了一個測驗，各班兒童的成績都有進步。高一班平均分為八十三分，去年全班平均分為六十八分。去年幾個月才上了八課國語，這次一個月就上了四課。去年有五個不及格，這次全都及格。

總之，一完小自整頓以後，現在已逐漸走上了正規，各方面都提了一大步。

領導上的民主作風，啟發了教員的工作熱情與積極性，盡量發揮了每個教員的能力，深入班級教學，具體幫助兒童，這樣學生的進步就很快。自然我們的缺點還很多，例如對於高年級和中年級，低年級就照顧得較差。對學生會的工作還沒做得很好。教員們的互相研究和學習（教學工作）還不夠好等，都有待今後努力。

×　×

×　×

兩件大事的評語

劉少白

在舉世注目的中國內戰日趨擴大中，國共兩黨卻於十天之內各自做出了一件大事：第一是共產黨所做的，那就是上月二十二日自動的退出了長春；第二是國民黨所做的，那就是同月二十九日違法制令封了北平解放報，同日勒令停刊了北平其他報紙雜誌七十七家。這兩件大事，都可說是非常之舉，都與目前的和戰問題有着極大的關係，更足以證明中國的政治糾紛與軍事鬥爭的誰是誰非，因此也就得出內戰的責任，究應誰負。

數月以來，東北之戰與其說他是要「接收主權」，毋寧說他是要「轉移殖民地」之爲喻。看吧！國民黨的大軍數十萬，由極南部運到極北部，乃是美國運輸艦的力量；由飛機、大砲、坦克及至付軍火器械，又是美國的新式裝備。軍行所至，美國軍隊爲之護路，並從事偵察、情報等工作，試問中國有何恩德於美，值得美國如此報効呢？難道這樣顯明的事實還不夠明瞭麼？難道這樣的「接收主權」是光榮的嗎？好一個無恥的主人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數月來東北之戰，以四平街之役最烈，國共所謂美械化的國民黨軍，以十萬之衆圍攻民主聯軍之三千守軍，結果是攻之者死傷以萬計，其被俘、投降及潰散者不計其數，就在這樣的戰況下，「接收」了一個月。五月二十日民主聯軍退出了四平街，自然是國民黨軍進去「接收」了，但是，難道這算獨裁者的光榮和勝利嗎？

五月二十二日民主聯軍又從長春自動的退出了，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大事。因爲四平街以三千人堅守了一個多月，使國民黨受了重大損傷而後安全地退出，而長春勢力之雄厚，何只十倍於四平街，長春地位之重要，又何只百倍於四平街，然則此一撤退，除了共產黨是爲了爭取和平，顧全大局計，故有此重大讓步外，是不能推想的。按四平街退出後，時隔兩日，他絕不是被迫撤退的，否則長春之大戰，更非如四平街之守軍三千而堅持一月，然則國民黨軍又豈能兵不血刃而進入長春嗎？語有云：「得意不宜再往」，甚望窮兵黷武者可以休矣！

然而反民主的法西斯獨裁者是絕不能以理喻的，他在僥倖進入長春後，竟把世界觀瞻的北平文化輿論——七十餘家報紙雜誌，一掃而光了，這是何等暴行呵！較之二千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尤爲暴厲，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魔王，亦未聞公然出此毀輿論的暴行，雖然，這只是抖抖威風罷了，畢竟抵不住世界的民主大潮流，難道這樣一來，天下的輿論就會摧毀盡了嗎？天下的耳目就能掩蔽盡了嗎？天下的人心就可泯沒以盡了嗎？但事實證明了眞理，眞理愈摧毀愈發揚。看吧！緊跟着就有國民黨軍一八四師官兵的反對內戰而起義，難道這也算獨裁者的光榮或勝利與威風嗎？

我欲再告國民黨當局，東北淪亡十四年，竟能默然承認，曾無一兵一卒之抵抗，已經夠可恥了，而今又依仗美國的援助來專打內仗，眞是可恥之極了。如再不覺悟，難道繼高樹勳與潘朔端之後者，保無第三第四……高潘將軍之義舉乎？望獨裁者三思之！

副刊

覺醒——減租通訊

元青

右所村一個農民，名叫張富招。是一個不很覺悟的人，夥種地主邢道政二十垧地，今年也會減過租的，並且地主還給他寫過一張賣地五垧的約？一切都是「和和氣氣」地進行着；地主向他說：

「老張，現在政府要減租，咱們自家減吧，我「賣」給你五垧地，天年不變的時候，你多少給我些租了，天年一變，地還是我的！……政府要不相信減了租的話，你可以把這張契約給他們看。……」

張富招也會把這張約給村幹部看過，但是從來不涉及地主講過「天年」「變不變」的話，一直到後來幹部們不相信，教育而又開他，他才把眞實情形說了出來，並且在政府稅了契。

夥種地的額外剝削是應減租的，五寨縣議會也決定要減租了，張富招夥種地主家五垧地（只勞動不分一顆粮），還是要減的，這對張富招說來，本來是一個翻身之機，然而張富招卻想：「已經減了一些就算了，如果再減，壞了主家的行情，人家不要咱夥種，那怎辦呢？還有情面也難……難過去呀，主家平時對咱們也不賴，那年冬天自己沒衣穿，主家的女人還把他的一件棉襖給了我呢?!……」可是衆人又批評他的不對，他自己也覺得別人的批評，是爲了自己，因此，這回減租對他卻成了難題。

×　×　×

當人們問：「富招，你爲什麼這樣窮呢？」

他會很快地告訴你：「沒錢兒麼！」

你再要問他爲什麼沒有錢兒，他就會沉默起來。想，想，……。

「富招，你看是不是命呢？」

「咱也摸不清。……呵，根子上就是窮嗎。」富招回答着。

覺悟了的農民於是就給他講不是命窮的道理；給他算賬，他夥種地主家二十五垧地（連梢種），去年打下二十八石糶子，主家一共就要去了廿石，只剩下八石給他，一家五口（去年一個六歲小孩死去，現只四口）吃、穿、燒（因爲鑒年給主家勞動，自己要掛柴燒）、鹽、油，……都在這八石上面，……。

於是一副悲慘的圖畫也隨着展現在他的眼前：自家地無一垧，成年價給主家勞動，田裏地裏，担水，掏毛廁，除了不給地主家倒尿盆以外什麼都做。主家被子舖也舖不完，自家連床被子也沒有，主家衣服滿櫃，自家三個人（與老婆及十二歲女子）合穿一條單褲子，夏天還穿羊皮褲，主家天天吃莜麵，自家還障子只能吃山藥圪塔，每天做飯前還要拿石灰補鍋。……

「還是什麼命?!剝削你太厲害了，你怎能不窮?!」

「你看，到底是地主沒良心，還是你沒良心?!……」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從東說來，又從西說，而他呢，總是不斷的「嗯嗯……」着，有力的吸着煙鍋子。

×　×　×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在王毅同志的房子裏，我第一次看見張富招。這時無數次的教育在他思想上已經發生了一些影響。

「你想的怎麼樣？」老王笑着問張富招。

「減呀！」他回答着。

「額外剝削，你看這應該不應該？」

「這就能應該呀？那就是管飯，給他打下四大石粮，自已一顆也沒分下。」

「還有人了吧，光我呀？」富招停了一下這樣問。

「別的人早就要減了呢！」笑了。

「今晚上開會我來呀，這幾天也沒什做的。……」看來他對開會是變得熱心起來了，一邊有力地抽着煙鍋子。

入夜，佃戶們分小組開會，張富招參加進一個組，當幾個農民談完了自己如何窮了的時候，主持座談的同志笑着問：

「富招，你談談你是怎樣窮的？」

「他走了。」別人回答。

「你怎麼回去了？大家正找你呢。」當富招進來時，門邊一個老鄉問。

「那來呀，我大便去了呢。」

大家聽到富招的聲音，於是都笑了起來！

「富招來了！……」老王，「你說說你是怎窮的？」

「沒錢兒麼！」富招的老回答又來了，這更引起會上的哄堂大笑。

「我離不了人，讓人家碎刀子圪離（即剝的意思）咱，咱能發了；發過屁狗蛋！……」他閃着有精神的眼光，清朗的笑起來，他的其餘的話語都淹沒在羣衆歡樂的笑聲中了。

「我要和地主家澈澈底底減呀，我一直担了他家四年水，我還要向他要工錢呢。」張富招變得毫不含糊地說：「去年吃他家斗債（三石），要了我一石利，我也要他退給我呢。」（註）

×　×　×

三十號這天右所村開農民減租保佃大會，很多個農爭先發言要減租，富招也在會上堅決說一定要澈底減租翻身。大家用口號和歡笑聲響應他。當天會上，富招就與地主邢道政算賬，邢道五垧地按夥種地減租……一共地主退出八萬三千元。

「還有担水錢我也要，四年啦，一天三担四担的。」他向農會幹事高閣拴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們算了一下工錢合本幣五萬四千元。

不知是誰冒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

「富招這下可發了呢！」

「我發了是發我的東西麼，我待候了人家一輩子，今天新政權扶持我，我就要發啦！」

後來幹部們沒有把工錢算進去。在這解釋中間，聯讚了富招覺醒後高度仇恨剝削的極可保貴的情緒，至於工錢不算，是照顧到夥種地中某些歷年的習慣（比如僱一長工也要担水），當然這決不是什麼「情節」問題，——好象情面上就應該給地主家担水。

入夜，富招忽忽忙忙的跑到王毅同志房裏來了。

「王部長，九萬多只算了八萬多，有二件都忘了沒算進去。年時吃他三石債，他要去了一石利，這個沒減。」他補充說。

「借吃的口粮不能淨利麼，這應該減。」老王告他：「不怕，還能加算進去。」

「還有年時夏天，我害傷寒，他僱人給鋤，工錢方塊白洋，合三大斗莜麥，他卻從我顆子裏扣去了三斗九升（大斗）呢。……」富招第一次把這件事說出來。大家爲這個剝削的殘酷性驚異了。

「這叫着攔頭扣呢！」貧苦的農民高潤告訴我們。

「這就是在舊社會裏也是非法的剝削呢！不過，舊社會政府是封建勢力的，非法也變成了合法的呀！」在旁的同志也很驚訝。

……………

「情節，他給咱担過幾担水呢?!」富招又提起担水的事情來，「那陣子担水，走慢了一點，主家就說：「不要踏死了蛤蟆」呢。地主家有什麼情節?!他有情節就不要吃咱的利（指借口粮利）。年時春天，我的辛苦，他的牛給人家攬着耕地，掙了三十元白洋，才給了我兩塊白洋，還是他的情節呀?!！」

「富招，你現在覺悟了，你還要多多幫助別人翻身，天下農民是一家呀！」一個同志笑着說。

「那當然麼，人幫幫了咱，咱也得幫幫人家。」富招答着。

富招共減租合錢九萬餘元，買了二垧半水地。去年他地無一垧，現在已是一個有地七垧半的人了，今年辛苦下來，估計能打十一石多粮，加上租人家四垧地能分四石粮，共能得十五石多粮，比去年收入可增加一倍；新的生活在向他微笑呵！

他現在已經看破了什麼「命」了，他向地主家說：「你們過去常向咱們窮人說：「命，命，命」。你們老人生下一你（指地主）就恰恰是一百垧地的命呀，我們這些就天生沒一垧地命呀，要是你讓咱剝削十年，保險你窮的比咱還灰呢！……我現在這七垧半地不是「命」給我的，是我自已勞動來的，是新政府減租給了我的，我靠新政權活了命了！」

「羅那些灰鬼們用「鬥天」去嚇唬草人吧，現在富招是不怕的，他說：

「電響天下知，天塌大家死，咱們老百姓團結一條心，還怕什麼?!當眞他有本事叫天塌下來嗎?!」

（註）此間夥種地剝削，地主全出春本及土地，夥種戶出勞力，打下粮公堆拋籽籽，然後四六分（地主六）。每年春地主給夥種戶四石口粮，秋後即從此糧之所堆中扣五石，此外，尚有斗債。此外剝削，其他額外剝削。

大義井零記

侯憲　高有倫

天還是黑糊糊的，街上院裏已經吵嚷開了：「牛吃完料啦吧！」「把籽子寄牛馱上。」「……」老鄉們愉快的荷着犁趕着牛上地去了。

合作社經理燕朋羊和打雜的張銀虎，也在吃飯，他們因爲安排了紡織和其他營生，所以比別人上地遲些。張銀虎對我說：「今年要發大財哩！幹部和老百姓糾纏在一塔哩，幹部做甚也講民主，羣衆作甚也自動啦，政府要咱們勸生產，還不實心倒闊等甚時候哩！」這顯然是幹部作風有了改進，羣衆更發動起來了。

×　×　×

張和國一面耕地，一面和生產隊長黑牛拉話：「你說，咱村裏還有些人家的牛料不夠，缺豌豆、和黑豆籽子，這該怎辦哩？」「咱和村公所商量一下，還有些義倉哩，祇要擴大生產，怎也要給解決的。」這話在張和國心上，他的勁頭更大啦，持續打着牛，不等晌午個把一垧地耕完啦。

×　×　×

在村裏，早飯以後家家的紡車聲就響開了，嗡嗡不絕。婦女們看看雪白的棉花，均勻的綫線，微笑着。四五十歲的兩個老太婆，拿着綫綫到合作社換花，她們告訴說：「這次紡下就能賺一個布了。」還有兩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女人，向合作社借輪綫機，因爲紡織英雄段二女在燕寨寨家裏紡綫織布，她們便乘機要她教輪綫。

全村有兩架快機、兩架土機，每天可下六丈布，王改蓮說：「要是都由我們熟練的織，這兩架快機就要織六丈。」

段三是個新翻身戶，他家的紡織最好，每天兩個人紡綫，一架土機織布，還請村裏的人代織。所以不祇做到了自紡自織解決穿衣，而且還賣布。

×　×　×

街上沒有閒人，兩個兒童持着紅纓槍在村口放哨，其餘的都在小學校裏。水潑武計孩挑着饅頭來賣，兩三個拾糞的老人去買，賣買作成了，二升莜麥一付。

各家院子裏，放着一堆一堆的柴，足夠半年燒，今年不會因燒柴影響春耕的。

×　×　×

晚上人們到村公所，大家討論了借貸。中農劉來高本來有辦法也要借，經大家討論，沒借給他。應借的十四戶（八戶貧農，五戶中農，一戶破產地主）都借到了牛料及豌豆、黑豆、扁豆等籽子。大家說：「民主討論再適合些吧。」張和國更高興的說：「政府和衆人這樣幫助咱，什時也忘不了，再加勁勁彈吧。」